

開放文學 – 江湖俠義 – 續小五義  
第五十回 欽差門上懸匾 智化項下掛金牌

且說白菊花這只鏢打將出去，就聽那邊，「哎呀！完了我了！」撲咚栽倒在地。三個賊人打算徐良未能躲開，焉知曉早就把那鏢接去，往後一躺。三個賊打算真是躺下了哪。擺刀的，擺劍的，徐良往上一挺身子說：「來而不往非禮也。」對著白菊花就打，淫賊嚇了一跳，往旁邊一閃身軀，原來那鏢沒打出來，打的不是他，嘯的一聲，正打在周瑞頭巾之上，把周瑞嚇了個膽裂魂飛，也還算他躲閃得快。後來，三個人就把徐良往上一圍，四個人交手，那兩個使刀的，先把自己兵刃防住。徐良見他們三個人越戰越退後，退來退去，忽就見吧的一塊頑石，打將出來，徐良往旁邊一閃，躲過這塊頑石，又是一塊石頭打來，再看吧嚟吧嚟的亂打，可也打不著徐良。山西雁就知道他們定好了的詭計，自己飛也似撲奔白菊花，心想身臨切近，與他交手。晏飛回身就跑，見後邊那兩個人反倒退了自己來了，也是用頑石亂擊。徐良情知不好辦，也無心與他們動手，自己並不追趕他們，說：「便宜你們賊烏八的！」自己轉身回來。也是活該，他們那石頭打得已然剩了一二塊。見徐良去遠，三個人無不歡喜，復又聚在一處。徐良皆因樹林內有個朋友，故此無心與他們動手。到了樹林回頭一看，那三個人已然撲奔正東去了。徐良進了樹林，喊道：「施賢弟！施賢弟！」喊了兩聲，並不見答應。

徐良在臥牛青石上一看，蹤跡早就不見，再往四圍一瞧，連一個人影皆無。自己想，怎麼施俊兄弟這樣慌速，不在此等候，往哪裡去了？無奈出了樹林，往西一看，前面有一個人，背著一個人，來回的亂晃。徐良看見了，撒腿往前就追。前面那個，看見有人追他，也撒開腿就跑。徐良緊緊跟著追趕，氣得高聲嚷叫說：「你是什麼人？快些把我兄弟放下。你若不把我兄弟放下，我可不管你是誰。我就口出不遜了。」前頭那人站住說：「是我。」徐良切近一看，忙雙膝跪倒，原來背施俊的是智化。皆因智化在京都小店住著，聽見小五義得官，又有一道旨意下來，賞他的金牌、御賜匾額、金銀彩緞，自己就先奔回家中。直等到奉旨欽差連本府本縣全到門首，智化跪接聖旨，懸掛匾額，欽差官把萬歲賞賜金牌，給他掛在胸膛之上。待等查收了金銀彩緞，本要在家中預備欽差的酒飯，有黃安縣知縣蔡福說，早就與欽差大人預備了館驛。欽差去後，自己親身上墳前祭掃，家內搭棚，請鄰里鄉黨、當族親戚，對大眾說明白了自己從此就要出家去了。整整熱鬧了三晝夜，自後備了自己應用的東西，帶上盤費銀兩，離了自己門首，還是要投奔京都，求相爺遞謝恩的折子，自己在午門望闕謝恩。行在路上就看見一差二解，卻是施俊。智爺在夾峰山，見過施俊一次，故此認得。見施俊項上有鎖，是發遣的形象。自己心中忖度，這個人是宦門的公子，不能作非禮之事，瞧兩個解差起意不良，晚間遂跟至龍王廟。拿智爺那樣的英雄都嚇了一跳——廟內破殿的外面，有一個大白人，見他們一到，就出了破廟往北邊一藏。智爺可就住步了，找了一棵樹，在後面細細觀看，卻原來是徐良。心中暗道：「這孩子，也不嫌喪氣。」就見他先結果了一個，後來在殿內又殺了一個。智爺在外頭，裡面說話，俱都聽得明白，方知道施俊妻子被搶，又遇見貪官。智爺瞧著他們拾掇好了，自己先就迴避，見二人到樹林，自己在林外，聽他們一敘年庚，徐良說：「哥哥沒有背弟婦的道理。」自己暗道，要露面，准叫我背，不如我在暗地，看他們怎麼辦？就聽徐良告訴施俊：「我的朋友來了，定的此地約會。」智爺暗笑道：「他終朝每日足智多謀，這件事可疏忽透了。你一去不打擊，若有這兩個解差的餘黨，施相公就得廢命。有咧，我戲耍戲耍他，教他著會急。」遂進了樹林，說：「施賢姪，你可認識我麼？」施俊細看道：「莫不是智叔父？」智爺說：「正是，賢姪多有受驚。」施俊行禮，說：「叔父何以知之？」智爺說：「賢姪之事，我俱已知曉，不必再說。此時我先把你背將出去，這樹林之中，不可久待。」施俊說：「徐良哥哥教我在老等，叔父苦將我背出去，我徐大哥回來，豈不教他著急？」智爺說：「不怕，他知道我往外背你。」施俊一聽知道，不敢往下再說。智化背著施俊，出了樹林往西行不甚遠，還不見徐良回來。智爺說：「咱們在此稍等你徐大哥。」又把施俊放下。遠遠聽見那裡咕咚咕咚，如有人打起來相仿，此時智化又不敢丟下到那邊去看，只得等著。工夫甚大，徐良方才回來，智爺背起就跑，鬧得施俊也不知什麼緣故。又聽後邊是徐良的聲音，算是聽著要罵，智爺方才站下。徐良到跟前一看，是智叔父，雙膝跪倒，說：「智叔父，你可把我嚇著了。」智爺說：「徐姪男，你有多麼慌疏，虧得是我。你有朋友到了，把他讓到樹林，有何不可？」徐良說：「叔父，那是誰的朋友？那是國家欽犯白菊花。」智爺問：「什麼白菊花？」徐良這才把白菊花事情提了一遍。智爺方知曉，說：「你為何不說明白了？你若說明，我幫你把他們拿住了。」徐良說：「我施兄弟是唸書的人，提出來怕他害怕。我想那白菊花早晚是我口中的肉。現時倒有一件事情非你老人家不行。」智爺問：「什麼事情？」徐良說：「我施大兄弟的事情，你老人家知曉不知？」智爺說：「我一一盡知。」徐良說：「姪男打算前去救我弟婦，她在東方明的家中，不定隔著幾段界牆，打算往外救他，非背不能出來。我是哥哥，她是弟婦，焉有盟兄背弟婦的道理？你老人家是叔叔，咱們爺三個一路前去太歲坊，殺人是我的事情，救人是你老的事情。」智爺說：「別看我是叔公，我的歲數也不大，背著也是不相符，還是你背的為是。」徐良說：「你老人家怎樣推托也推托不了。」施俊在旁說：「智叔父，你如我親叔伯一般，再者又是活命之恩。」智爺說：「咱們慢慢再定主意罷。」徐良問：「我兄弟又不能回家，咱們先奔什麼所在才好？」智爺說：「相近著太歲坊的所在，先找一個店住下，慢慢再想主意。」徐良說：「我背著施大兄弟。」智爺說：「給他穿上點衣服才好。」徐良說：「哪裡去找？」智爺說：「我這裡有。」打開包袱，拿出一領青衫，又拿一頂軟頭巾，青紗遮面的面簾。施俊問：「這作什麼？」智爺說：「離太歲坊不遠找店住下，離你家也不遠，若是沒有這個青紗遮面，有人認得你，豈不是反為不美？」施俊說：「倒是叔叔想得周全。我們那裡有個金錢堡，斜對著就是太歲坊，那裡有個大店，足可以往下。」智爺說：「很好很好。」

施俊穿上青衣，把頭巾一戴，拿著那塊青紗，等用著時節再戴。徐良把他背起走出樹林，智爺在後跟隨。走不甚遠，智爺接過來背，再走一時，徐良又背。正然走著，忽見前邊有一個燈亮射出。聽了聽，遠方更鼓，方交三更以後。智爺說：「二位賢姪，你看前邊那燈，必是住戶人家，依我的愚見，不如咱們先去投宿，明日早晨再走。天光一亮，若有車輛腳驢，教他騎著，豈不省得背著他走路哪。」徐良說：「叔父這個主意甚好。」智爺來到門首，叩打門環。忽聽裡面有婦人說話：「深更半夜，這是什麼人叫門？」智爺答言說：「我們是走路的。皆因天氣甚晚，我們這裡有一個病人，要在貴宅中借光投宿一宵，明日早行，定有重謝。」裡面婦人說：「我們當家的沒在家，我家內又無有別人，你們又都是男子，我可不好讓你們進來，別處投宿去罷。」智爺說：「此處又沒有多少人家，望大奶奶行一個方便。若不是有個病人，也就不必借宿了。」裡面的婦人又答言說道：「你們既然這樣說著，我就看在你們這病人的面上，住一夜無妨。」智爺低言告訴徐良說：「人家本家又沒男子，少時婦人開門，看見你這相貌，再聽你口音不對，興許他不教咱們在這裡住下。你別說話，且裝作一個啞巴，我自會變化。」徐良抬頭，見裡面燈光一閃，出來個婦人，三位一看，吃驚非小。要問什麼緣故，且聽下回分解。